

公司里有两位女同事不知道从哪弄来几条小蚕喂养,中午休息时间到处找桑叶,生怕饿着蚕宝宝了。有一天,其中的一位女同事惊呼她的蚕不知道为什么先是无精打采,这会儿眼看就奄奄一息了,自责自己不够尽心,没能照顾好蚕宝宝。另一位也附和说她的蚕宝宝也出现了这种情况。我看她们拍的视频说不用惊慌,这是蚕入眠也就是要睡觉的节奏,还会醒来的。她们问我是怎么知道蚕会入眠。我笑道:“当年在老家我可做过养蚕专业户”。



### 情事

倾诉与聆听,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口述:秦志付 文字:刘千荣

◆我的老家是典型的丘陵地形,低洼处是良田,种小麦、油菜,然后插秧、收割稻子。而一些高岗、河滩上的旱地,大部分被开垦出来种植玉米、山芋等杂粮,或者红麻等经济作物,还有一部分只能抛荒任野草生长,成了放牧牛羊的好地方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在我哥考上我们省农学院学习蚕桑专业,成为我们村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那一年,读书成绩一般,初中未毕业的我辍学回家帮父母干农活。母亲买回百十只鸭子交给我放,让我成了远近闻名的“鸭司令”。

要说我哥读书成绩好,脑子确实好使。当我们都以为他读蚕桑无用,乡里面开始动员全乡农民把荒滩旱地栽上桑树,说是政府要扶植我们这里的农民大力养蚕,提高收入。我们队的农民觉得那些荒滩旱地扔在那也可惜,让栽桑就栽桑呗。说不上有多欢迎,但也谈不上反对。最起劲的是小孩童,看到一片一片绿色桑园,认为可以摘桑树果子,也就是书上说的桑葚吃。不过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当桑树苗长得比他们都高时,叶子倒是又大又肥,就是找不到桑树果子。

上了肥料的桑树更加长势喜人,但村干部却发了愁,树栽成了,却没人愿意养蚕。除了有个别老人说是小时看过地主家养蚕,没人干过养蚕的活。迷信的乡民认为蚕是“天虫”,万一养不好咋办。不知道是谁的主意,村干部在生产队长的引领下到了我家,建议父亲把桑园承包下来。父母亲都说没养过蚕怕养不好。村长说你们家大小子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这个专业,让你们家二小子满田埂放鸭子不如养蚕。父亲还是不愿意干,村长说桑园白给你用,不用上交。父亲说你就是倒找我钱,我不会养蚕呀。村长指着我说,让他哥手把手地教他还能不会?接着说“我哥是乡农技站站长,你家大小子毕业进农技站工作,还不是一句话的事!”关系到我哥的工作分配,我们一家人只得让步,答应承包桑园养蚕。我哥从农学院毕业后,当他的同学还在四处联系工作单位,我哥已经到乡农技站上班领工资了。

在省城上过大学的哥眼界就是不一般,他全力支持家里承包桑园,也支持我从养鸭转型成养蚕,说是现在出台了扶持栽桑养蚕的政策,养蚕能赚钱。我无所谓,父母的意思是先承包几年试试,好就接着养蚕,不好就放弃,因为到那时我哥在乡农技站的工作也稳定了。

◆我喜欢看小说,读过茅盾先生写的《春蚕》,也在小学课本里学过一篇写母亲辛苦养蚕的课文。其他对养蚕一无所知,但我哥懂,他向父亲建议在桑园旁边空地上搭建临时草房用来养蚕,还可以缓解家里住房紧张的问题。特别是养蚕需要清洁卫生,能远离村庄最好不过。

父亲请了泥瓦匠临时搭建两间篱笆墙草房,旁边又建了小厨房。经村干部特许,当我们队夜晚还是一片漆黑,家里还在点煤油灯,我家的养蚕房却率先用上了电。我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远离村庄的茅草房里,因为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。哥让我趁养蚕没开始还不太忙,多和些稀泥把篱笆墙糊结实一点,还与我一起用竹子和铁丝搭起两排架子,每排架子又分上下四层,铺上请木匠钉的长方形薄板用做蚕床,供蚕在上面生活。除了做这些准备工作,平日加强桑园的管理和施肥,这使得我们家承包的桑树格外枝繁叶茂。

蚕宝宝是专门从农技站买来,由我哥送到我家的养

蚕屋。哥说第一年桑叶没那么充足,你也没有经验,先养一张半的蚕试试。我不知道这一张半是个啥概念,具体又有多少。只知道哥用一个圆形竹匾,铺上报纸撒上切碎的桑叶就把蚕宝宝给“请”回来了。

刚住进养蚕屋的蚕儿密密麻麻依附在桑叶上,蠕动着在吃桑叶。没几天一个竹匾就装不下了,哥让我把木板铺在架子上,分一部分放在一个木板上。我照着哥的动作,把桑叶和蚕用双手抓起,轻放在铺了报纸的木板上摊开,分出去的蚕就有了新家。后来增加到两个、三个,直到一层架子铺满。当靠近房门那一排的架子,下面三层全被木板铺满,我总算明白哥让搭架子的先见之明。这时候蚕吃桑叶的沙沙声已清晰可闻,整个房间如下雨一般。撒下去的桑叶把蚕都盖住,不一会蚕就从吃剩的桑叶中探出头来,继续贪婪地啃食桑叶。直到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梗茎,与蚕沙一起被定期清理掉。

蚕的生长对室温要求极高,一般都要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。开始为了升温,我在养蚕室里准备了一个木屑炉,就是那种铁圆桶,中间是空的,上面接一个排烟管通到室外。木屑炉烧木屑,每次生火都有点麻烦,需要先把中间的圆孔先拿圆管堵上,把木屑加满后再把圆管拿走,从中间拿一张报纸点燃。上面放个水壶烧水,主要是为了房间加温,尤其是在夜间。为了保温,窗户都要拿塑料薄膜蒙起来,每一次走进进去都感觉确实很温暖适宜。由于木屑烟味有点重,还得到邻居木匠家里找寻,很是麻烦。于是我就给换成了烧煤炭的炉子,夜晚给蚕室加温,白天拿到厨房里烧饭做菜。

◆蚕生长得很快,从蚁蚕到蚕结茧直至变成蚕蛾一般要四五十天,其间通常得经历四次休眠。每一次休眠都是蚕的涅槃重生,第三次蜕皮后胃口大增。明眼可见桑园里的桑树在一排一排变秃,只剩下枝条在风中摇摆。自家桑叶不够,只能出去找桑叶。哥不止一次陪我骑着自行车,拿着空蛇皮袋四处采摘桑叶。许多河滩栽了桑树却没人养蚕,也没人看管,即便有人看到了问“摘桑叶干啥?”我们说养蚕,人家也会默许的。

养蚕期间,除了保障桑叶供应充足外,还有就是消毒。哥老早就备下了石灰粉和各种蚕药,每天坚持给蚕室消毒,给蚕喂食撒药粉的桑叶。因此当传言说有养蚕户家蚕染病,我们家的蚕却没事。乡里干部问我哥有啥诀窍,哥说其实很简单,就像做菜要舍得加佐料一样,把那种蚕药多往桑叶里撒,这样就能确保蚕宝不会生病了。

这时候,我们哥俩忙不过来,何况我哥还要到乡里上班。父母和小妹也被“抓壮丁”过来帮忙。父母心里记挂着田里的秧苗还没插完,耽误不得。不免抱怨这养蚕不如养鸭子好,养鸭子一个光杆司令就能解决,这养蚕也太耗人工了。哥吓唬父母说蚕能听懂父母的抱怨声,小心“天虫”抗议不吃桑叶啊。

幸好哥有经验,趁养蚕前期还不是太忙,指导父母

和我连夜赶制草龙。草龙一般用麦秸秆来做,工序有点小复杂。首先要先把小麦的秸秆去掉一些多余的叶子,挑选出有硬度的主秸秆;然后就得用铡刀把挑选好的小麦主秸秆按尺寸切成几段;接下来编织细绳,这个要用稻草或是细麻来搓。长绳子搓好后,把切好的小麦秸秆平铺在两根绳子中间,我和父亲两个人拿钩子从两头开始旋转钩子,母亲和小妹用脚踩着秸秆一点点往后退,等到两个人会合,一条草龙也就制作完成,如是制作了几十条草龙,堆起如小山。

◆等到蚕长成晶莹剔透,也就是蚕熟到眼看就要吐丝结茧,就把它们一个个放到麦草做的草龙上。开始熟蚕只是少许部分,需要辨别后把熟蚕挑出来放在草龙上。挑熟蚕用灯泡光照,头昂起通体透明的就是。随着时间推移,熟蚕会越来越多,要几个人同时抓熟蚕。后来从质变到量变,就不用单个来抓,而是用手大量地捧,分放在草龙上。

熟蚕被抓放在草龙上,迫不及待甩动脑袋开始吐丝。看着蚕儿吐丝认真忙碌的样子,才明白什么叫一丝不苟。草龙上不计其数的蚕同时晃动吐丝,场面非常壮观。蚕是天生的能工巧匠,往往第二天早上起来,蚕茧已经一片雪白。一只只厚实、像单粒花生外壳状的椭圆形的蚕茧粘在草龙上。但那时,我因抓蚕上“山”,忙碌到极致,也疲惫到极致,我根本没工夫观看蚕儿们吐丝结茧的整个过程。就结果来看,蚕吐丝真的是“作茧自缚”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不知道李商隐这位晚唐大诗人可曾亲手养过蚕,但得承认他下笔非常精准。

等蚕宝宝结完茧,全家总动员开始采茧子。看着很容易的活其实挺累人,要仔仔细细查看草龙的每一个缝隙。一张半蚕结出的茧子布满半间屋的草龙,一般要采上一整天才能全部搞定。采茧子可不是清爽的活,经常会遇到个别软茧子要剔除,而且草龙的空隙里还有很多蚕的粪便等杂物要摘干净。时间紧任务重,忙不过来还是要请人帮忙。

蚕茧从草龙上摘下来后,要先把茧子分装在蛇皮袋内,或是竹筐内,用自行车驮到乡里专门设置的蚕茧收购站内,按质论价出售,春蚕养殖工作告一段落。经过一夏的休养生息,桑树还会长出新的叶子,这时可养半张秋蚕。养秋蚕的时候,夜晚温度已经很低,特别需要给蚕室里加温,其他的过程和春蚕类似。秋蚕茧卖掉,那一年的养蚕工作彻底结束。人却没有闲下来,而是为桑园松土,为桑树进行修枝,第二年枝叶才能生长茂密。次年春天,因为我们家桑园的桑树特别茂盛,还被拍成片子上了电视。乡里组织其他村里的养蚕户,到我家桑园进行参观学习。

承包桑园的合同到期我家没有续签。充实忙碌的三年养蚕时间结束后,我加入南下上海的打工潮。养蚕让我明白,无论干啥事,只有像蚕儿吐丝全身心地投入,才能有收获。养蚕如是,打工亦如是。